

常熟縣儒學志卷之八

雲杜李維柱本石甫裁閱

旌川朱朝選維玄甫

參閱

延陵朱正定在止甫

邑諸生繆肇祖

朱曾省

嚴 柟纂輯

袁德良

蔡 蕃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一

一百十五

蔣國琬同纂

國學生蔣國珮校梓

荆建啟聖公祠記

邑人陳察僉都御史

今

上嗣大歷服聖作物覩一新萬幾猶敦三重博
采輿見爰正吾夫子像謚尊稱 先師又廣德
心徧立專祠祀啟聖公而以孔鯉顏曾孟子及
宋程朱三大儒暨蔡仲默之父配享百官六服
丕承德式常熟古吳名邑也今茲幸逢是盛淳



安徐澗奉行建立遷秩平湖馮汝弼承厥乏擬
備祭器未成而去官澤洲孟顏繼至曰吾事也
爰相厥成邑博全政周鑛仇彝率諸生袁櫛聞
樟姚庠曹臣等過從屬察曰茲維盛舉子宜識
諸察陳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罔極之恩厥感
維均敬述見聞而請正可乎夫天縱吾夫子獨
稟全智德配乾坤道著六經業暉辰象誠能爲
生民立命開太平於萬世不啻黃帝堯舜禹湯
之似是其出也蓋窮天地亘古今而一人者靜

求其所由來者大矣遠矣蓋自混茫開闢崑崙
東下介止岱宗少昊之墟祥鍾貺降玄王肇彝
教之脩十三世衍神聖之胄至叔梁大夫雅抱
嚴重武力絕倫偉哉巨人初生九女暨育伯皮
已而相攸天合顏氏妙契德孚禱應圩巔瑞光
麟紱坤霧是竅太和萃精乃篤生吾夫子是以
尤極乎出類拔萃之盛歷漢唐以來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崇廟食徧於九有尤稱瞻依然而緣
情達禮自宜有以推致之夫天經地義終古常

新至德要道立孝維重善善及其親詎容得已
顧二千載間哲王代有若封謚若謁拜若廕襲
若釋奠釋菜若給田復役種種敬共不竭益盛
至所以尊顯其親者則向來猶簡也嘗見孔林
東南六十里有尼山書院其初設時代今已莫
攷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齊大夫魯夫人之封
慶曆癸未始有叔梁大夫顏夫人之廟比元天
曆之初加封爲啟聖王彼固自謂曠典百世不
改也然不過一時之見云爾而未推極其至也

可不務乎今夫莫浚匪泉然必有源也喬木極
天然必有本也吾夫子如彼其尊崇也而施諸
厥父母者僅僅如許也揆之情義安乎否也乃
今敦崇顯祀亦因弗徧人情天理於是爲至夫
曷間然然則是祠所繫豈細故哉其在吾邑者
正位文廟後鮮原嚮離穆清枚實爲楹若干爲
工若干爲費若干主式於禮神霧其依籩豆有
踐登降有階鐘鼓有倫燎炬有庭時謹禋祀厥
成永觀端賴聖明建極適駿有爲崇禮教取大

壯擴前代所未發如此後有作者何以加之君
子曰是可以見聖王之盡倫盡制焉可以見吾
夫子之至孝焉可以見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可
以見降衷秉彝之攸同焉百爾後覺仰止於茲
不將有所感發興起也夫孟侯家學有素善治
日勤全君輩模範諸生胥兢厥職將來並未可
量云

此碑樹于啟聖廟中門

子游像贊

有序

吳郡傅著 教諭

聖人之道天地日月也賢者之德星辰河岳也
天地之覆燾日月之照臨亘萬古而靡息星辰
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將愈久而益彰焉其先師
子游氏之神乎子游吳之常熟人也孔子闡教
東魯弟子蓋三千焉率多中州之士自南而北
學者子游一人耳其志行卓越豪傑特立孝敬
以勵其德務本以推其學遂得聖人之一體其
見於設施教民必以道俾君子小人愛人而易
使其於師道固昭昭矣然於時猶以習禮聞故

葬以卽遠有進無退曾子多其論禘裘以弔襲
裘而入曾子服其禮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
旣隱天下爲家孔子旣詳語之欲能則學欲知
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孔子又深許之其嘉
言善行載於禮記家語者實多而尤深究夫禮
其足爲後世師法者秩秩也洪惟 國朝以武
勘文治崇德報功以承上下肇稱殷祀咸秩無
文爰訪地靈用弘 國典實始稱先師子游氏
之神以仲春次丁祀以剛鬣禮實尊焉載稽先

代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至唐開元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文宣王南向贈弟子公侯
伯至於我 朝以昔稱孔子稱子游亦旣尊矣
所謂賢者之德猶星辰河岳愈久而益彰者乎
敬爲贊曰

大哉宣聖尼 山降神懿哉子游嶠山委真維聖
闡教洙泗之濱維賢衍道大江之濱三千濟濟
七十彬彬北學中國南方一人偉哉豪傑聖道
克遵得聖一體昭禮五仁孝敬是勵大道具聆

文學斯擅絃歌則聞莞爾之笑聖心實欣牛刀
割雞戲爾前言赫赫 國朝先師實尊爰致祠
祀及茲仲春勗爾俊髦裕爾後昆刻像琬琰播
德烝民星辰河岳有燁斯文

覩河洛者思禹入清廟者思文過文學之里
謁大賢之庭此所以有子游之思也况受其
罔極之恩者乎蘇州府同知曹恒以公事至
常熟過先師子游氏之神祠儼然有思問及
遺像本縣試主簿王誠典史趙維俾儁訪求
後人燁得之遂以其像刻之石以垂永久庶
幾河洛清廟之思焉吳人王儁敬識

此碑樹於子游祠右

學道書院記

邑人張洪

翰林
脩撰

常熟有文學書院舊在縣治東北元至順三年
邑人曹善誠建至正間廢宣德九年春縣令郭
公世南卽公館室宇增飾之爲堂爲寢爲廡爲
庖層門深窈不近市喧巡撫官至則居之其在
郡中嘗居鶴山書院故於其至止之處亦名爲

書院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因文學舊名改爲學道縣令郭公世南暨丞簿諸公請記其事予謂初始改作完舊益新皆載於縣志不必複出請暢其名之之義焉書院一也昔謂之文學今謂之學道何也以子游爲邑人北學於中國聖師目其所長故曰文學及爲武城宰施其所學於民故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形莞爾之笑有牛刀之戲而子游以學道爲對言君子學道必推已以及人故能愛人小人聞道知職分之當爲

故亦易使然則絃歌者學道之具非以道爲絃歌也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絃歌者樂之屬舉樂以該四教四教者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則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各致其道矣詩以興起於前樂以涵養於後故以絃歌爲學道但子游之學道本末兼該重在小人故以之爲教於邑中周公之學道先用力於根本重在君子故以之

標名於書院古今人品不同其爲學難易不同
要必體立而後用有行吾邑之大夫當深求學
道之意以爲出治之本可也尚勉旃哉

此碑樹於子游祠左

吳公祠記

南陽李賢 大學士

孔門弟子大抵皆魯人以孔子生於魯故也間
有一二他國之人蓋聞孔子之聖而景慕之不
遠千里徃從遊焉是其識見出於尋常者方能
如是若吳國言偃子游是也宜乎爲聖門高弟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八

三百三

視七十二子不在十人之外觀於四科可見已
昔者朱子爲作祠堂記稱其爲人簡易疎通予
嘗誦其言而思之如是君交友諫不欲數喪則
致哀學則務本治邑以道取人以正莫非簡易
之所寓褐裘而弔以見從凶之失因嘆而問得
聞制禮之妙達領惡全好之禮發難能未仁之
論莫非疎通之所存由是觀之則朱子所稱信
不誣矣至於家語論子游之行謂其能則獨貴
獨富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言雖可

取未知果出孔子之口而盡子游之善否此予所以歷考其實而從朱子之論以見子游文學之高決非後世名爲文學者之可及也嗚呼向使不生孔子之時雖欲北遊而學於中國何所依歸旣遇孔子則其願從之志不啻江河之決沛然孰能禦之所以卒聞聖人之道每爲孔子之所稱許謂非豪傑之士可乎從此是邦才俊繼出見用於世文章政事後先爭光遂爲詩禮文物之藪未必不因子游之風而興起也千載

之下爲鄉人者敬慕當何如哉宜乎立祠而祀之雖然自子游歿後至宋慶元三年一千六百餘歲矣而邑令孫君始克建祠於今又歷三百餘歲矣而邑令唐侯禮乃能重脩刑部員外郎程君宗間告子曰吾鄉常熟實先賢子游故里作祠之初朱子已記之矣重脩於後安可無記以告後人乎今願竊有請焉予惟是祠朱子一記足矣豈可復有所贅辭不獲姑述朱子之言用昭子游之善而祠稱吳公者乃其封爵也唐

侯又以鄉之後賢如范文正公諸位神主從祀於內俾是鄉之人亦有所觀感而奮勵焉其有關於風化大矣因併及之

此碑樹於子游祠左

子游祠記

京口楊一清

大學士

成化乙巳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熟祗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出禮殿隘陋弗展君顧瞻盡咨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十

三百三十三

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君曰諾爰率諸博士弟子度地於學之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尚未丕應無何蘭江祝君獻起進士爲邑令用君意勸誘屬人聞者風動共欣助之以後爲耻材甃髹聖至於工傭餼廩之資胥此焉出乃卜吉元事命義官孫芑周棠董其役隆棟厚礎旣轟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於丙午春

三月至次年秋九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宕然開朗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莫不戴神之休以上之人不虐用其民爲德毛君謂重建本末不可無記寓書鎮江屬予記嗚呼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句吳北學於中國篤信不懈遂能以文學上齒顏冉爲高第弟子率開東

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且當時稱名卿相謀人家國者漠乎未聞道功利之說瀾倒故以由求之賢其論爲國止有勇足民也可知已公宰武城獨能以禮樂爲教使當官者知以道治民爲賢而刀筆筐篋之吏不得爲名教所貴其爲惠於天下後世甚博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祝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爲之特

祠以奉祀事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歿自公
沒千有餘禩宋縣令孫應時始創建於慶元之
三年晦庵先生爲之記厥後改建於王爚鶴山
魏氏記之重脩於國朝之唐禮南陽李學士記
之第皆僅取苟完無慮經久其亦有待於後之
人乎夫祠不祠不足爲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
化其下者有司事也歿世之爲部使者所以程
督其下惟錢穀訟獄期會間是急郡縣之吏奔
走不暇以應乎其上者如期焉耳矣胡君方稽

覈戎籍顧能於風教究心焉歿不數月擢僉山
西按察司事以去使郡邑之間不有賢者爲之
宣力則其志莫可自遂且以朝廷良法美意動
爲有司所格懸重典以待之不事事者猶自若
也况於一祠之小簿書督責之所不及者哉君
予於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爲政爲學
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吏於此而不能
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
志學公之學皆棄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

著之

此碑樹於子游祠中門左

敘建院始末

永嘉王叔杲

邑令

余令常熟之三日肅謁文廟廟之右偏有吳公子游祠附焉余入而禮之出而問贊者曰是邑也子游之鄉也豈無所謂專祠書院者乎咸對以未之有也夫句吳自泰伯端委以治而尚仍文身之陋惟子游北學中國傳仲尼之道以歸而大江以南學者莫不得其精華由是稱文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三百一

獻之邦者蓋三千年於茲其功匪亞於仲尼者歟而是邦爲首善之地諸鄉後進又其教誨之所先也乃書院之制缺然未之有作詎非士之恥而有司之過歟於是謀及鄉大夫謀及士庶僉曰惟令是命會巡院溫公行部至縣諸生有以狀白者公毅然以崇賢舉廢是任亟命余曰是邑之缺典也令其圖之余乃度地於虞山之麓都院行臺之西去吳公墓二百步而近有隙地一方從若干丈橫若干丈厥土黃壤廣衍爽

塏可八畝餘於院爲稱余平價而易之於是仞
丈數揣高低書餼糧慮材用傭工役南爲門者
一楹曰文學里以臨通衢直北百武東向爲門
者一楹曰文學書院由甬路折而西南爲正門
者三楹曰南方精華又北爲池者一泓石梁亘
其上石楯環其旁又北爲綽楔而四柱者一曰
洙泗淵源又北則爲學道堂中三楹夾室二楹
前爲軒又三楹堂之前左右爲齋舍東西向者
各十有四楹兩舍之前又各爲高垣以界之堂

之後左右各爲樓者三楹樓左又爲庖竈三楹
而祠之制畧備矣又以瞻依無所則士心罔攝
於是爲祠以妥先像者凡五楹前爲祠門於堂
之後其外則繚以周垣塵囂罔雜經始於乙丑
之二月落成於是年之七月木必丹釁石必砥
錯厥材孔良厥工孔精直者如純折者如矩闕
偉壯麗蓋邑之公宇民廬悉罔有踰之者矣然
祠臨之於上不可以莫之祭也於是歲爲釋菜
者二士羣之於中不可以莫之程也於是月爲

考試者三祭有品試有饌費安從出也於是
有常稔之田者六十畝除其稅收其入以爲共焉
夫院制備矣祠義周矣而掌之非其人胡可久
也議以分教一人居於斯而建廨之役余以赴
召不遑及而僅具其費以屬之董役者總爲
金千六百有奇出公帑者十之六余捐俸而設
處者十之四是役也主議者巡院溫公規畫調
度余則身之董諸役罔懈俾速於有成則衛簿
重鑑之勞也噫余之令常熟僅十有六月而於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

三百七

茲實殫心焉今院宇整整然列諸士子彬彬然
集矣聿以無辱監司之委以無隳崇賢勸學素
志然豈余之勤哉亦諸大夫士之樂贊民之勸
趨而相與以有成者也余故紀其歲月與其規
制以諭於後之君子尚相期翼于永久焉爾乃
若述聖謨明正學以開示羣賢則有諸鉅公之
文在余烏乎能

此碑樹于子游祠中門左

文學書院記

邑人嚴訥 大學士

先賢言公吳產也尚矣海虞邑有子游巷有文學里而虞山則有塚自宋邑令孫侯始表揚之而祠於學之東偏語具朱文公先生記中

明興至侍御鉛山胡公有加禮焉語具先宰輔楊遂翁記中而書院專祠則自永嘉王公始也嘉靖乙丑歲公選地於虞麓之陽延袁凡若干丈而里有居人蘇憲者上體公意願割基以成之公於是庀材鳩工飾制諏良而役肇興焉爲門爲沼爲坊爲堂爲寢爲樓爲周廬凡爲楹若

千中妥先賢像以瞻禮之題其堂曰學道而書院則名之爲文學語具王公自爲記中王公初爲靖江有聲余叨柄天曹聞而才之請調吾

邑書院旣告成公寓書京邸請記於余而余方大計天下羣吏未遑也余旣告還里無何而公拜簡命奉璽書備兵蘇松行部至邑首蒞書院謁先賢已乃選邑校髦彥講肄其中月給餼廩筆札費若干而余亦捐田六十畝校士張君繼詩亦六十畝每歲各入租以助之公於是

又以記請而先之以邑令晉江留侯申之以郡
倅新昌劉侯不懈而益力也夫古之善爲吏者
豈不以風教爲先務哉卽子游之爲武城蓋亦
嘗以禮樂教矣公治先賢所產之邑而首崇先
賢以風乎邑人是與先賢同官而亦與先賢同
政斯於吏道實爲得之而視夫斤斤簿書者不
同年而語矣夫武城小矣且服先賢之化而有
絃歌之聲公之化卽先賢之化而吾邑方幸被
之將於文學益茂進焉而絃歌云乎哉雖然子
游以文學稱而其聞諸夫子者不過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則其所謂學
者學乎道也而文亦文此而已蓋孔子稱子游
之行曰先成其德及事而用故動不妄是故其
辯喪之不可去踊有子嘗服其精其議出祖之
無反則曾子亦多其說而子張之堂堂則病之
子夏之教門人本之則無則譏之至其所甄識
號稱得人者乃直不徑趨不室溷之澹臺滅明
焉爾子游之所以爲文學斯畧可覩矣而今之

所謂文學者殆異於是佔俾一經入出四寸猥
狗程度僅射科目而以爲文者非道也其學也
陋揆抉縹緗握珠抱玉鏤績章句揆天凌雲而
以爲文者非道也其學也夸支離裂術曷衍多
岐繆悠荒唐猖狂恣睢而以爲文者非道也其
學也僻即使闕姚測姒襲姬蹈孔揚摧奧突論
撰蹕軼此之爲文庶幾哉於道不畔不詭而無
所牴牾於聖門之訓矣然或求之於心而未必
其有得也反之於躬行而未得其允迪也則亦

所謂書肆說鈴云爾而奚貴於學甚者睥睨霄
衢假塗墳典緣飾姦厲以簧鼓而欺世圭璧其
外砥礪其中抑亦小人之儒而道之賊也又將
焉用彼學爲哉昔者子貢謂于石子曰子誦詩
乎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
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而
學於子夫受業於人而能使之投所業而學焉
善哉于石子之爲詩也今使學子游者能如于
石子縱不得子游投詩將必不爲所譏病而得

甄識如子羽矣而况所詣不趨爲子羽也道之
旣學而擴充其愛人之量隨所肩任恕施弘濟
將老安少懷各得其所而在家在邦無所處而
不當焉勛猷炳蔚於當時聲光照耀於無垠斯
學之爲君子事者可以謂之實學而文亦天下
之至文爾公所爲先賢是崇而疊疊焉以學道
爲教者固甚盛心而豈徒望爲今之所謂文學
者哉余是以繹而闡之以爲吾邑人勗因遂記
之以申勗於來者

此碑樹於子游祠中門左

奎文閣題名記

松溪真學 教諭

夫奎文閣者塞虛菽風爲聖廟護背之計位子
對午應馬角狀頭之謠所以妥聖而裕文也學
初建是議多故弗克聊植竹木爲衛擬人文當
少益迨卯秋果逾子榜鄉士大夫咸獎成乃謀
同寅餘杭方公元泰和蕭公永陵捐俸倡義罔
不樂助時二府泰和王公三府柳州余公繼署
縣事皆可所請旣而大尹蒲州馮公專委鄉耆

朱寅免其重徭董領義貲銀一百四十九兩六錢一分米荳六十石七斗一升并梁一副已僅苟完而朱寅又感免徭之勸凡若致文之飾佑文之神皆有以增其美也學以好義事終爰記諸石一以旌義之助一以明財之用且知非一力所能成也助貲或餘留爲祭田之倡尚冀發科者續之於後以贍厥祀俟脩厥教庶妥聖裕文於無窮也吁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使知我者恒與我遇殆可以無憂也耶

此碑樹於奎文閣下

尊經閣記

邑人吳訥 都御史

常熟縣學首創於宋之至和重建於端平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言公祠祠右有明倫堂正統元年知縣上虞郭南撤堂新之越三載又撤兩齋改爲重屋并市學東民地重建射圃以僂諸生習射辛酉冬教諭浚儀趙永言建議郡宰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書樓本學曩承太祖高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

太宗文皇帝五經四書大全等集俱置廡下地
土卑濕塵雨蒸沍儻得樓閣以藏庶垂永永時
掌縣事者新建陳澄也聞而善之迺撤堂後寢
屋捐俸爲倡復勸邑人伙助錢米鳩工市材建
閣五間二夾室名曰尊經閣縣令郭南以公出
歸因出俸米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旣望落
成嘉平之月哉生明之日而教諭永言請爲之
記因言讀諸碑誌心竊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
徽國朱子爲知縣事孫應時記言公祠後二十

八載理宗端平丙申魏文靖公了翁爲邑令王
燾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文之說
至篇終引禮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四
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三代典章之遺賴以有存
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及一灑媮懦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此二事文
靖公未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戲訥蚤
游邑庠覩明倫堂扁左刻新安朱熹書又刻稽
陰王燾立稍長讀丹陽公祠堂記竊有得其一

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云南北所謂章句南人約簡得其精華故朱子記稱子游簡易疎通高暢宏達意必敏於聞道豈非所謂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耶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於是引而不辨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學知大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如荀况所議者乎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乃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

所謂道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期望後學至深切矣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詔天下立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爲主諸所註釋訂定率皆朱子之說迨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大全允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之言何以爲言哉朱子嘗言道在天下原於天命之性行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出聖人之手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之籍凡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齊治平之道禮樂選舉食貨兵刑之制靡不備著於中自昔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今學者類多記誦剽竊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勉而卒就小人之歸然豈專在學者之罪亦典教者不知所以教之之道也於戲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爲法爲戒以無負

國家建學毓賢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恭敬奉持之謂豈徒尊閣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明秀登閣則一覽在目竊恐輕俊少年罔思天朝祖宗頒降經書在上或張譙於閣之下或酣營之餘追逐笑嬉非惟墮乎相鼠無禮之惡抑亦墮乎嗜飲食無廉恥之賤矣凡鄉邑後進其脊之哉若夫本武城絃歌之政推廣學道愛人之心是又師帥之職也愚於此有深望

云

此碑樹於尊經閣下

常熟縣重修儒學尊經閣并釐復祀典創置

學田記

雲杜李維楨布政使

楊公尹吳之常熟節用愛人章善癉惡其清如玉壺冰其直如朱絲繩而於興學作士尤孳孳焉學有尊經閣聚奎樓及諸黌舍圯剝已甚爲繕新之春秋饗祀豚肩不掩豆喟然嘆曰此大事也豈有愛焉亟復其舊廟祭樂舞載在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三百

國典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簡邑中子肄習爲常士饗殮不給昏葬不舉旣助以月奉求可繼也置田累千畝以時察貧者賦有差又爲社學四民子弟羣處其中初受書者能屬文者禮士十二人分曹而爲之師禮樂文物蔚然備舉邑縉紳先生與諸茂才繆生肇祖朱生曾省嚴生柵等以余辱爲公鄉人余叔弟具負博士從公後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屬書而載之麗牲之石用示後法諸茂才業已集爲誌詳哉其言之矣余

言其畧古者無一地不設學無一民不向學二十五家爲閭閭同巷巷有門門有塾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皆入學出入察其長幼揖遜之序州長正月之吉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讀法飲射而教之夫一閭一州一黨且然而况百里之邑乎天子分百里之地以爲邑而授之令民命無萬數懸其手是民之天也是邑之君也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今

制自京師達之天下郡邑蠻夷道莫不建學校立官師聚生徒布功令

天子實命之矣令與民最親朝夕在目呼吸相應如赤子依依於父母之側士者民之秀也名儒碩輔莫不自邑學起家北面師事者何人學不脩教不行

天子所望於臣民所望於父母士所望於師之謂何楊公於常熟士食而愛之富而穀之載色載笑小大樂從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日省月試燕朋燕辟無或干其間比及三年士
行歸於檢押言擇於道德仁義拔其秀異者當
國中而授之室四境之民子弟從之如百穀之
仰膏雨生則惡可已也卽常熟故稱文獻非公
率作興事章志貞教寧渠能如是是師道也儉
於位寡於欲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是師道也亦親道也天地之道寒
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
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

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王者建國君民教
學爲先教時而事節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道
也行一物而衆善皆得唯令而已其興學作士
之謂也世以令所領簿書期會刑名錢穀目爲
俗吏而厭薄之何不觀於楊公余又聞之古后
王命冢宰降德於民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
周公師保萬民職此其故善哉楊公之爲一邑
宰也他日宰天下舉而措之有餘地矣公名漣
字文孺別號大洪萬曆丁未榜進士楚之應山

人

此碑樹於明倫堂右

重脩常熟縣學尊經閣并釐復祀典創置學

田記

梁谿顧憲成

光祿少卿

國家之設學從來遠矣本之

先師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於無窮而天下萬世所以佩服

先師孔子於無窮者胥於是乎在是故其煥然而為謨訓之昭垂能使人相與誦習焉而不敢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二百七六

背者非僅僅在文字間也其肅然而為俎豆之薦享能使人相與奔走焉而不敢玩者非僅僅在儀物間也其翩然而為縫掖之森列能使人相與敬且愛焉而不能已已者非僅僅在體貌間也凡皆宇宙間一片精神之為也是故感即應觸即通其發脉在聖人而未嘗不貫徹於吾人其發機在俄頃而未嘗不旁皇周浹於千百世之上下也在柄世道者聯合而總攝之耳琴川揚侯之為令也持已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

誠繩暴以法善政縷縷聲冠東南真不媿古之
循良矣一日詣學目擊蕪莽之狀慨然太息退
而捐俸金散醵金鳩工掄材舊之飾而新之圖
爲之脩尊經閣欽

聖製也爲之釐祀典妥神靈也爲之置學田優
士養也爲之蒐羣籍崇文教也爲之設義師廣
陶育也宮牆之間禮備樂和爛焉生色其德意
甚茂而其所規畫甚具而有則虞人士相率聚
而誦焉於是茂才繆生肇祖朱生曾省嚴生柝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五

三百廿三

等圖勒之石以旌侯功因謁予東林屬予爲記
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清筦庫勤聽斷規規簿
書期會之間以見能如是而已耳下之盛厨傳
都筐篚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如是而已
耳其於民之疾痛痾癢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
於教化之事哉乃侯夙夜孜孜汲汲顧不在彼
而在此曹所甚委侯獨爲任也曹所甚緩侯獨
爲急也曹所甚間侯獨爲隆也是必其卓越之
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

灌注有以通聖人吾人而爲一體通千百世之
上下而爲一息始有此作用耳矣於是乎過人
遠矣矣聞之謂諸茂才曰吾聞昔之貌孔子者
顏氏之仰鑽瞻忽得其髓曾氏之秋陽江漢得
其骨端木氏之宗廟百官得其肉自此以外不
過得其皮而止况予之纖纖拮据又其末也夫
何足云諸茂才以告予曰非也是特存乎人之
所見謂何耳卽如孔子曷嘗有皮肉骨髓四者
相也凡以見之淺者其得亦淺見之深者其得

亦深遂作是分別耳神而明之一而已矣故夫
矣之興起泮宮表章經術使文學舊邦復還故
物凡所孜孜汲汲於今日與孔之孜孜汲汲於
當日無以異也諸君果有意乎試思端木氏何
人曾氏何人顏氏何人推而極之吾孔子亦何
人哉惟是仰而模俯而効一日用其力竭蹶而
趨焉卽諸君之孜孜汲汲於進脩與矣之孜孜
汲汲於拮据亦無以異也其於陟聖躋賢固自
不遠耳何者均此一片精神也諸君勉之庶幾

其不負侯豈惟不負侯且不自負豈惟不自負
由是處則慥慥足以敦行而表俗出則卓卓足
以建事而匡時且不負 國家二百餘年之培
養矣不朽盛事海虞其何讓焉侯名漣字文孺
楚之應山人丁未進士其佐侯而襄厥績者學
諭則李君名維柱字本石楚之京山人司訓朱
君名朝選字維玄寧之旌德人朱君名正定字
在止常之靖江人法得備書

此碑樹於明倫堂右

教官箴

吉豐彭勗

提學御史

司教之職猶器之型型端器正教立學與其教
維何四書經史熟讀其詞講明其理理明詞熟
落筆成文致之於用靡效不臻曰嚴曰勤維教
之則嚴以警惰勤乃有得我身克治其伊敢違
敬服斯語吾道是輝

正統紀元守南京少保兼戶部尚書東魯黃

公福上書言學校事 廷命大臣議之越一

月議 聞復可其議乃於中外遴選學行兼

備堪爲師表天下者得一十三人加其爵分
巡兩京及諸藩府前進士建寧郡博吉豐彭
公勗明五經尤精於子史屢司文衡通釋尚
書行於世咸以公爲首薦擢侍御史公受任
以來凡輜車所至諭以聖賢大學之道俾爲
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罔不奉
命惟謹越二載公著教官箴一通分於學校
以爲職教者之規永言偕訓導會稽翁玘捧
讀再四詞極簡嚴得春秋之筆吁師道不立

久矣雋永斯箴不能兢惕益晉以自立者難
矣哉乃謀於縣侯上虞郭世南丞分宜李子
廉湖南吳得勝尉延平陳賜福願得石刻於
講堂之左朝夕目擊庶乎有以警於心也世
南曰果刻之則永永不泯非特今之爲師者
知所勸殆見後之爲師者亦莫不知所勸侍
御公其有功於師道者不旣多乎先生宜識
之也昔

正統四年春後二月望日浚儀趙永言跋

此碑樹於明倫堂左

科舉題名記

臨江傅玉良

邑令

朝廷取士未有重於科目者也科目肇於成周鄉舉里選盛於唐宋明經進士諸科得人之盛彬彬濟濟功名事業照映簡策千古令人歆羨先儒謂非科目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科目進者是也常熟東南名邑邑先賢子游以文學名科聖門遺教沾丐後人士知砥礪學行名節拾青取紫代不乏書我朝由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二十九

三百〇三

太祖高皇帝平一區宇至於今

皇上繼統以來擢科之士或學校樂育或山林奮興政聲宦蹟歷歷可數而題名記由宋嘉熙以來未有繼書之者蓋缺典也今年秋諸生魚侃輩領薦婦將詣春闈有司偕教官歌鹿鳴餞之於學宮廣文諸暨孟宗嚴司訓修江熊朝美謂予宜有所紀予謂窮經致用固士子之素志而作興勸勵者縣官分內事也予不職承乏茲邑且五年可得辭歟爰采國初迄今凡由科

目進者書其姓名而係其出處於下刻石立諸講堂將以耀前而勸後也凡我同志嗣而續之庶斯文之不泯焉

此碑樹於明倫堂右

鄉貢士題名記

仁和夏時正

大理寺卿

惟昔堯舜禹商湯周武之有天下也以神聖之德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又得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相與輔相之治底雍熙泰和之盛其道載之易書詩春秋禮五經語學庸孟四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十一

三百十

書以開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萬世後世能用則無不治不用則亂徵之已往可見已洪惟太祖高皇帝聰明睿知文武聖神受天明命爲天下君道繼二帝三王絕統而克君師之重以自任以治以教乎萬方億兆亦旣化成之至於用人以輔治則亦因周禮鄉三物教之制而教之以是五經四書非是不之教遂詔天下三年一大比而取之也亦皆以是非是則不取是以一時僉志敬應亦皆以是而敢有以他術紆之

列聖相承恒持一道百二十餘年來一道德同
風俗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軼二帝
而超三王有以哉夫士而黃卷青燈竈竈年
非徒口嚅耳學所志心領神會物之精粗表裏
心之全體大用貫通無不到者是之謂窮經窮
經將以致用也天啟文闡秋騰剡鸚德昭天鑑
祥開日華鑿白戰於詞鋒吐天葩於墨沼雖目
眩於五色喜頭點乎朱衣虎榜高標鰲頭雄擅
亦已登名天府茲復書之貞石榮矣哉其遭逢

也鵬運九萬青雲足底此第一程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其時也已由是計偕進揚天庭行亮天
工仰依日月之光榮又加焉然惟天工人代德
赫赫官官非職乎尸位功赫赫賞賞非祿乎素
餐諸君子學足以致其博德足以潤其身青紫
俯芥拾應不以一第以自恩知縣楊侯又爲立
石題名以垂不朽言之無稽焉能有無惟是五
經四書贊定刪脩正與授受述作於一聖三賢
所謂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

也用以致其君堯舜禹商湯周武其君其民堯
舜禹湯武其民不啻持券齒徵諸所寄耳言子
游遊於聖人之門得一語於函丈間惟善用之
猶致絃歌武城五經四書道本天地著之人心
日星行天爛滿方冊顧有籍之微一階而卽筌
蹄忘自絕於天天絕之哉傳曰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忘則其政息此之謂也惟今內外臣屬
凝丞輔弼藩維以至法從諫垣郡邑一皆自科
甲升非詩書有所不言非禮樂有所不行雖知
懈也何業四書五經而善用之本之

皇上以身教之也故下之從之州上之風何業
五經四書咸遭逢有如今日記鄉貢士題名敢
以是爲鄉貢士諸君子賀常熟縣舊闔縣士之
得鄉貢者立石題名於縣儒學自洪武初科來
相沿立石書已滿其新石則自天順己卯至弘
治乙酉楊侯費宏榜進士名子器慈谿人是爲

記

此碑樹於禮門右其面即宋丞相
文天祥書忠字

進士題名記

邑人章表

布政司
參議

邑學有進士碑碑記邑之進士也邑之士受業
於學而得以進士名者試之有司試之禮部試
之

天子每三歲而升四歲而一計焉學故有碑函
石於宮之壁歲久馴隘工不就鑄長邑者下謀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三

二十八

於屬募石而新碑之新自今始者燭既往而倡
後來也後之來惟進士書為進士作也書不以
齒而以次用表年也某曰某官官至某無使眎
其初者鄙其終輕其少者玩其長也碑石記立
轟然聳觀碑之中若兄而弟子不學者三子既
記之從而有所感焉夫士遊於學學以從仕曰
進士者仕之始也士之始仕而書之於石敷之
耳目而傳於後者久也必學與仕終其身求無
媿焉可也碑之作幸不至於徒然也此不敢以

告邑之士用以予兄弟告也雖然有作於先可
以興其後有鑒於昔得以修於今鄉鄰賜履之
間有學有師以基以養視之碑存之於自存之
自思之於心學究乎已師取乎人倬然能自待
者矣自待者重不苟進於任任必尊其學而又
石不晦於名之書日見進士之承承齒齒用碑
於時不泯泯於後一此階也碑作於天順庚辰
之歲九月之吉式立錢計石費者萬之奇工計
力傭者什錢之四邑長曰唐侯敬身統任厥成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二百八十九

此碑樹於明倫堂左

進士題名記

邑人李傑

禮部
尚書

天朝設進士科以取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三
年則有司皆合郡邑之士而試之拔其尤以貢
於禮部又合所貢之士而試之拔其尤以貢於
大廷

上必臨軒親策之始第爲進士士之績學志用
而發身是科者亦榮甚矣蓋自設科以迄於今

吾邑之能階此以進於仕者已三十餘人海虞固東吳名邑也生才之盛厥亦宜哉邑學舊有題名之碑函石講堂之壁卑隘弗稱無以聳人視瞻迺成化辛卯之冬同知郡事盧侯來蒞於茲爰謀易而新之更置於庭之右作亭覆蔽以圖久遠規畫既具而侯適以秩滿去任功久弗就至是邑大夫鄧君鳩工度材用成侯志碑旣立視舊屹乎加崇凡邑之進士咸與名焉名之序次惟視其升進之先後甲第之等差以列名

之下則并載其職任履歷之詳書甲子志某科也虛下方俟後來也不立於他而於學以進士之所從出也盧侯之爲是舉豈非欲永其名以風厲游學之士哉然名之所在實亦從之以進士名者必隨所任使殫厥心脊厥操奮厥勲庸以副我 皇家取才圖治之盛意俾士之未進也則思趾其名而已進也則思企其實斯善矣予雖無似忝從邑之諸先進後夫惡敢以不勉後之繼焉以起而列名是碑者方繩繩焉尚有

取於予言否也碑立於成化癸巳夏五月之望
盧侯名忠永年人鄧君名珙閩邑人來請記者
前司訓杞縣薛君方而貳尹固始余君茂星子
胡君欽暨今掌教莆田黃君體勤司訓鄭君焯
實相與贊其成云

此碑樹於西碑亭

進士題名記

仁和夏時正

國家制令天下取士三年一大比而升之禮部
曰貢士禮部比而進之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二百八十七

天子之廷而策之曰進士乃爲立石題名國子
監甚盛典也常熟縣舊嘗闔士之得進士者亦
立石題名縣儒學自洪武戊辰至天順丁丑書
之石已旣滿自癸未至今弘治丙辰未有爲之
立石闕焉未卽書慈谿楊侯子器來爲縣謂此
盛美不可使終闕也乃用礮石書其所未書而
續之虛其下方以待來者書來請爲記洪惟
國家敷求哲人以謨弼乎億萬斯年之 丕基
立賢無方而特重乎進士以昔豪傑之士多由

此出也用是禮以行之以禮爲門當 廷試前
期禮部行該廷試事宜以進

天子御奉天殿

親賜策問問以治天下之要道禮部奏請內閣
臣洎部臺通政大理翰苑之長充讀卷官供讀
卷尊

君也亦示之重也明日

御便殿第高下讀卷既

御筆親批第一二二三三卷皆賜進士及第卷仍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七

二百四十六

故封未之拆脊進賢也脊之者重之也又明日
未朝

御謹身殿讀卷官奏拆卷中書舍人填名黃榜
並

御前惟 國家三大殿謹身雖大臣不得輒一

至惟拆卷填黃榜必於此乃始至重可見矣是
日百官朝服侍班錦衣衛設鹵簿教坊司奏樂
天子乃皮弁出御奉天殿朝百官鴻臚寺官傳
臚唱名傳 制而致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

百官慶賀行五拜三叩頭禮禮部尚書捧黃榜
鼓樂導引至長安左門張掛京府具繖蓋儀從
京尹送狀元歸第自是 賜宴禮部 賜狀元
朝服冠袍銀帶靴諸進士寶鈔狀元率諸進士
上表謝 恩上表謝 恩惟公侯伯謝 賜爵
有之而狀元同焉京師嚴羣臣繖蓋之禁而獨
昇之狀元無非重之也卒至 敕工部立石題
名尤爲異數之特洋洋乎 恩榮優優乎儀章
重之至禮之至也仰見

聖神將大有爲謂不如是無以來其進以禮者
之臣而與之以有爲也用是共惟

帝臣於光天之下者威風從雲會之機乘河出
岐鳴之會咸願出入是門用圖報禮之重奮庸
熙載責難爲恭用建萬世不刊長策以奉

聖天子於唐虞三代之上猗歟盛矣夫記立石
題名而乃上及 恩榮禮遇之重重遐不作人
本壽考之涵育歌思皇多士冀濟濟而以寧亦
將獎勸於今日啟掖於將來也啟掖獎勸人力

敢竊自私立石題名 恩榮禮遇之重造化其
難名也其諸進士宜知自重以求所以保有
恩榮於可久以無忝於茲石哉雖歺榮而知所
自重名與俱榮可也否則名之失也榮可久乎
雖歺莫泐之易者石可恃以久者心題名於石
石之泐矣久之恃乎我心匪石名題以心亦孔
之昭其昭昭者當無今昔之間則名與榮亦無
今昔之間有不與石俱泐如知心可恃以久則
知以心於監而今日之監在昔日將來之監不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九
在今日乎書曰無於水鑒當於人鑑是以君子
脊終如始勉求有以自重仰答
聖明禮遇之重之萬萬之一乎詩云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此之謂也楊侯三爲劇縣而常熟有
加纜朞月也宜若有所未遑茲優游若整暇然
乃因急先當務可尚也是爲記

此碑樹於禮門左其面卽宋丞相
文天祥書孝字

儒學義田記

洛陽劉乾亨 邑令

性本諸天學由夫人惟本諸天也故不以窮達而有所加損惟由夫人也故必有所資而後成苟飢寒困窮迫於心則雖以豪傑之才亦不能盡其力以充其性故先王之教人也必先之以養而孔子之論庶富也乃以教之之術終焉甚矣教之有待於養也惟茲常熟入

國朝爲畿輔之邑號稱多士文章德業彬彬然與上國齒然限於邑之制其所養之士僅二十輩其負戚戚之窮者何可勝數其爲良有司者

曰某飢吾賑之粟某寒吾解之衣某婚與喪吾與之錢俾娶且埋之夫是之謂惠也非政也間嘗自謂曰吾苟得田千畝猶可以養百人乃下令曰有能出腴田與我共成養士之美者吾且復其身期年邑有太學生王君下者謁予曰昔先人嘗爲工部以俸之美買田一方願倡吾民以助公養士之用第媿涼薄非取徼福於公也予喜甚上於大府太守永康徐公亦喜曰是吾志也賢如劉令乃先我而爲之賢如王生乃先

民而爲之是皆可與也其旌之以勸來者使其
不殄其碑之以告來者使其不迷予惟命之若
爲詞以旌之表之綵障其畧曰安得如君數十
輩大令寒士俱歡顏復爲文以識之勒之貞珉
其畧曰厥價白金五鎰厥田五十二畝五分厥
租去其舊十之二畝實八斗得四十二石厥賦
畝五升厥形二十坵厥佃九戶厥號李重稱夜
四字厥地虞山之北麓厥區第七都六圖也若
其詳則著於下方夫是田也不足以當二十之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聖

一第相信之篤倡率之義爲可書也使後來者
皆如生之爲則予之志其將有所覓也夫邑之
士其將有所賴也夫

此碑樹於明倫堂左

會饌堂記

黃體勤 教諭

帝王造成天下之賢才惟重夫教養之道焉耳
粵自唐虞夏商其制莫備於成周歷漢隋唐宋
尤莫隆於我朝夫立爲學校而豐其廩餼教養
之與道之在乎外者也明以禮義而正其心術

教養之實道之在乎內者也教不出乎養之外
養實寓乎教之內是又聖人造育之深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以建學爲務教養之
道內外不遺鑒百王而垂萬世是以於今百有
餘年化導旁浹

皇上繼統益崇儒術踐祚之初講道辟雍其作
新天下士氣至矣猶慮真才未臻實效復眷選
憲臣分行天下專理學政浮梁侍御戴公實膺
南畿之命南畿大江南北郡衛州縣百二十餘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三

三百廿一

學生負以踰萬計而閭巷之學山林之士不與
焉教化之未易周莫此爲大至倡以明體適用
之學本諸躬行心得之餘不爲口耳詞章之習
以副聖意而其條約合本末精粗靡不悉備古
趙蘭君以進士出知常熟爲政敦尚本實注意
學校惟以體公之心爲心學舊有會饌堂歲久
棟宇不支材木日以就蠹蘭君申其建立之狀
於戴公公允其請遂量材授役以付能者邑人
曹淳聞義而起願備木石以自效百凡費需君

復經畫其宜一不以屬吏而煩於民堂初面東
寒暑會食不僂君召諸生而語之移改南向高
敞宏邃視舊有加制度華不及靡朴不至陋爲
堂三間中廣二丈有奇左右三間狹於中之一
深加於廣而高殺於深庖厨器皿燦然具新始
工於成化乙未九月初十日丙申落成於十一
月十日乙卯嗟夫教養之道戴公旣已躬行於
上蘭君又能力體於下歟吾黨之爲教職者尚
當知所以教而爲弟子者亦當知所以學朝而

游焉進而聚於是堂暮而習焉退而坐於是堂
思夫外而學校廩祿所以養吾身先立其大不
役其小使身以之而脩思夫內而禮義廉恥所
以養吾心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使心以之而正
正心脩身之道不必遠取諸外宣聖之明訓皎
乎與日月並麗於天吳國言公子游孔門高弟
邑之先賢也試登堂而望焉西有言氏之里文
學之名尚在乎南有橋井之古蹟琴水泠泠猶
聞武城絃歌之音乎東有吳公之祠儀容嚴肅

恍若講道洙泗之時乎諸生與高山仰止之思誠能尋前賢正印之緒以沂聖人之道而求無負國家教養之原制乎外以養其內養乎內兼脩於外則戴公身心之教蘭君作興之功於是乎在苟所學非其所教所居溺其所養則非建堂之本意也體勤蕪陋媿不足以爲教然所願於諸子而因以自勵者欲其無忝於斯堂

此碑樹於會饌堂遺址

重建西舍記

死陵許成器

教諭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四

三百十六

海虞有學舊矣蓋自子游北稟學於洙泗遂得精華而稱速肖蔚爲南戒以南聖學開先其在於今表首善而數人文制科之盛林林並起代興未易縷指計雖其淵源者遠乎要以上直斗分雲漢爲章負虞山若宸挾兩湖若日月二瀆兩川導灝漾真氣而委之大海若襟帶實天紀地絡之所終始霧秀異矣縣寓推轂海虞學不啻鄒魯有繇然哉嘗攷邑乘先正薦紳起家者率遡所自始時而脩矧不煩公府流風迄今尚

存頃者學之西舍不戒於鬱悠縣大夫何公以
聞之諸臺諸臺具報如一指其亟議更始毋緩
何公奉將唯謹顧歲比侵閭閻膏脂已竭覈之
帑籍董董耳計惟不腆之俸可蠲公循且廉薦
紳先生之里居者聞而聚族以謀學吾海虞學
也范希文何人哉吾海虞先正嘗踵其休烈矣
今日之事是在吾儕奈何厯縣大夫慮逋義助
有差會太僕徐君歸自白下蒿目焉願身爲植
首以百金鳩工摅材諸所部署若營其居室工

必當程無情窳材必中物無廢敗蓋自丁卯筮
事迄丁未落成僅僅踰月秩秩翼翼學宮倏若
增而壯也觀者駭爲神功於是諸生之賢勞者
因寅友孫君葛君抵不佞以碑屬焉不佞竊惟
西舍所以署名約禮之旨進二三子而諗之曰
先聖有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舍禮奚約哉古者
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無亦緣尸祝而標儀
的先聖猶之鼻祖大宗亘古今孔子尚矣鄉黨
一篇以身教萬世子游非海虞之先師耶其受

先聖之傳惟禮爲兢兢實與顏曾稱南北宗彼其一裘之褻襲猶矻致嚴當時高弟如曾子亦遜夫夫嫻於禮燕居之間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根極於精微斯與克己復禮豈異耶則子游所謂本所謂學道固自得於禮者深矣輒近鮮言禮徒見子游以文學著猥操習慮鬪精覃技於羔雁之末用相矜詡垂髫之秀擲管吐一二卮語舉趾輒高欲凌前新斯踰節躡等所由闌出也二三子之尸祝先師非一日矣豈其不

望以爲趨而隨俗厝趾有志者必不其矻矻亦安知賢智者不早疵當年摘僻矜綴之沾沾跳而爲倘宥以自托於超頓獎且使人佺佺乎其何之譬之今築舍藉令上下僭次大小紊宜其能成秩秩翼翼之觀乎故孔子之告子游歷數無禮至於宮室失其度禮何可斯須去也且以顏子具體聖人循循矻約之以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天下歸仁焉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諸生脊毋恠矻禮當是而行動則不妄一切奉

禮爲幽室之燭由之上可以契心齋之密藏次
可以紹絃歌之滴派卽不舛者亦不失爲行不
由徑私不謁之澹臺毋寧使人謂第以羔雁之
文徼制科之盛足張海虞之霧秀而已此則鄉
先生之所擬注於二三子也不佞越雞耳惡能
覆鵠卵惟是禮不忘其本有二三子之國故在
聊爲之擯詔其斯爲歸而求之有餘師何公名
節廣漢人乙未進士

此碑樹於明倫堂右

重建儒學西號舍題語

成都何節 邑令

海虞自子游北學於洙泗遂稱速肖爲南學開
先後儒翕然宗之曰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以故
橫序之設歷唐宋迄今人文丕振毋論元魁輩
出科第蟬聯甲於縣寓卽理學文章節義功業
代不乏人雖其淵源有自亦繇當斗牛雲漢之
紀縮江海吐納之交虞山展擁巨浸襟環霧秀
攸萃於斯爲盛則橫序之在縣寓固等之爲重
而在海虞顧不猶重乎哉不佞自解屬文時讀

海虞先輩所爲制舉義卽津津歛嚮往願一游其邑乃徼一命爲海虞長時至學宮顧瞻形勝則益嘆地靈人傑良非虛語而孰何有圯而當葺者乎有敝而當新者乎則學博許君洎孫君葛君枚舉以對不佞心識之而圖有以藉手也無何西舍不戒於祝融程庸計費乃愈浩不佞益蒿目焉願求之間閭則已侵求之帑藏則已罄悉覈可以請之當道者董董也而三君躊躇者久之三君乃以其私與諸逢掖謀諸逢掖聚

族而語日記云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斯非吾儕所世世而正業居學者耶敢不共襄其役而以厯父母師帥憂則抵諸薦紳先生以請諸薦紳先生亦聚族而語曰是在吾儕昔范文正不難捐其宅爲郡學其何有於阿堵卽以吾虞先正若錢吏部衡周大叅木亦嘗捐金爲宮墻計永久而頃者

文廟之脩徐光祿振德專任之其潤色則吾儕共成之豈直以起家發軔之地不敢秦越視抑

亦少佐

聖明菁莪樸棫之化令後來者有所勸以是爲生三報耳矧今也災毋乃祝融氏益耀吾虞於文明柱下有言不救不新成茲固夏新之一會也有先正之芳規在奈何屢父母師帥憂而曰在家不聞諸逢掖以告三君三君以白不佞不佞則以責在有司敢煩里旅三君曰繕居息興文治公之所以造士率民也集衆輕禪時詘鄉先生之所以倡義紹休也各有攸當公其聽之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四

三百九十八

不佞唯唯且計請之當道者未足勝是役也爰捐俸爲之先驅而備次諸薦紳先生之德意與海虞橫序所繇重以諭四鄉之赴義者此碑樹於明倫堂右

天文圖跋

慈谿楊子器

邑令

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極自然之理運而爲日月分而爲五行列而爲二十八宿會而爲斗極若二十八宿中外官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皆守常位是曰經星若五行則

輔佐日月幹旋五氣是曰緯星斗極所以斟酌天之元氣觀斗杓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十二辰次卽十二分野日月之交會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者然人事作於下天象應於上故爲政者猶謹候焉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此古今觀天文之妙訣夫曆元起於冬至星位定於立春卽是推之天道在指掌矣近世儒生好是古非今謂我

朝曆法視前代多訛謬亦太妄矣使有毫釐之差則一歲之中七十二氣安得若是準驗耶日月昏曉亦將顛倒矣此圖宋人刻於蘇州府學年久磨滅其中星位亦多缺亂乃考甘石巫氏經而訂正之翻刻於此以示後來庶幾欲求其故者得觀夫大槩

地理圖跋

楊子器

三代大江南雖入職貢未爲中土漢唐拓地雖遠漢捐朱崖葭甌越唐至中葉失河北遂不能

復下至有宋之棄燕雲又不足言也胡元入主
中國開闢以來之世界敗壞已極我

聖明起而逐之不假九合之力卒成不世之功
薄海內外俱入版圖觀夫兩京畿之相望十

三省之環布百五十二府二百四十州一千一
百二十七縣之繫屬四百九十三衛三千八百
五十四所交錯布列爲之保障若宣慰司十二
宣撫司十一招討安撫司十九長官司百七十
七亦莫不革其野心以聽省府約束外若朝鮮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

三

安南等國五十六速溫河等地五十八奴兒干
烏思藏等都司所隸二百三十八亦皆恭奉

朝貢一統之盛萬古僅見孔子曰管仲一匡天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夫管仲僅挫受封之楚孔子猶以爲受賜况淨
掃彌天之虜其功高過於帝王吾民受賜可勝
旣哉敷時繹思維徂求定此輿地圖所以有補
於政體也間嘗參考大一統志及官制而布爲
是圖比諸家詳畧頗異若京師若省若府州縣

若衛若所若衛所之並居府州縣者若內外夷
方之歸化與賓服者各因其勢而異其形遠近
險易一覽可覩願治者常目在焉則於用人行
政諒能留意

二碑俱樹於禮門右其地理碑之
背復刻冠婚喪祭圖

新建屏牆記

許成器

海虞學嵌琴川七絃中故以風氣勝惟是門當
闌闔雖一衣帶水爲封畛然利缺歆及輒候盱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

二百九十六

衡重以祖褻之服喧趨之聲一無所屏毋論倚
席者鼓篋者之出入於斯心厭之久卽形家法
且無當焉蓋學所面爲丙位上直太微主文明
攷之形家言一曰方正之垣號太微一曰太微
垣局最方正則丙位形勢必方正乃與天星符
而文明斯炳奈之何令其利缺歆及爾爾顧闌
闌之室強半爲署丞徐君業徐君生平陳誼甚
厚嘗究心於青島一日過而凝睇焉爲弗慊也
者歸謀諸子姓我乃今然後知海虞之人文少

遜於疇曩者丙位之垣局未以人力補天工也
彼范希文者豈天人耶且不難施其宅爲黌宮
我又何可吝一儻舍地而令黌宮無以耀精華
遂捐址深若而赤廣若而丈又捐金若而緡石
必貞潤者爲堤無令壘隙磚必堅緻者爲墻無
令參差躬親部署要爲可久計以癸巳仲夏經
始迄季夏而工告竣儼然峻峙於南者平中準
直中繩而方中矩也天章地霧備矣都人士環
橋門而觀咸嘖嘖頌君誼焉於時邑侯張公先
余而諭者裴君嘗欲勒之碑俱以擢行未果余
繼至會邑侯段公寅友訓孫君葛君時時屬余
脩已事余敬諾而未得間無何孫君行矣乃今
葛君且之章丘申屬益力卽不文其何敢竟成
諾責余聞之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今
距希文數百年而吳之人文甲縣寓疇非起家
於其所施之址哉希文何靳於爲後人德而後
人自嚮其利實其仁義之自性植者發於一念
之真至而不容已卽天地神明亦且爲之默相

而有以顯灼其德於今若是烈也取徐君以黎
雖所施廣狹殊乃其一念勃發於凝睇之頃直
可與希文覲體相證而鑒之天地神明者姑毋
皇論其後有如丁酉之舉於京兆者六人戊戌
之第於

大廷者三人駸駸且還疇曩之盛矣不亦天之
交應之符而為德無已時耶噫徐君偶一觸念
卽覺宮所久當正之垣位不旋踵而正矣顧猶
外也吾儕心中亦自有垣位忍令其刳缺而歆

當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

三百一

及乎第發徐君決定志準之繩之矩之本來之
方正尤當不庠念而卽還者斯又吾儕之第一
義而非董董以科第當人文也願相與共最之
徐君名育德其子姓之隸學者多賢張公名集
義丙戌進士餘姚人段公名然乙未進士江夏
人裴君名唐保昌人孫君名以會平樂人葛君
名思賢丹陽人咸與觀厥成法得附書

此碑樹於明倫堂左

三先生遺澤碑

邑人趙用賢

吏部侍郎

國家建學造士辟稽山之竹資楷羽以宣功崑
岫之珍待磨礱而成器也道風式微鐸響幾絕
悠悠潰潰徒矜餼辛故聚之鮮能知樂散之罕
見興思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夢想前賢儼若神
對古人之言信有情哉常熟蘇之上邑古之虞
鄉先賢巫咸秦伯吳公偃之墟也在今文獻甲
於天下士之方軌而出者豈有外於庠校衿珮
之人歟天欲治則投英雄於羣試之中時旣異
則成嵬瑣於寸陰之下是以隨藍改質允藉儒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

三百廿五

宗題竹書名良資教首遡

先帝之龍興記大人之虎變四十餘年間其奮
躍淵塗騰跨風雲者降德馳譽絕後光前實由
我三先生立行可模置言足範所以扶皇極而
成人文也三先生往矣縉紳學士相與講德劉
先生性資恬靜貞夷粹溫若其英辭吐於竹記
正義斥乎金夫所謂沉潛剛克者與呂先生器
宇軒昂弘朗開濟若其規苛切之吏治懲翫儻
之士習所謂高明柔克者與汪先生素心條暘

雅操堅貞時屈志申磨而匪磷所謂因而彌亮者與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三先生先後之轍跡不齊陶鈞之體致則一方其公堂日講私試月評不專以文藝也蓋檢柅乎邪心抑防閑乎非習開羣蒙而聖賢之旨明寂衆聽則經傳之疑釋給膏油而繼畧齋舍聯絃誦之聲豐廩餼以觀頤章縫獲齏鹽之樂追惟善誘光儷徃哲學專明體訓通世務則有蘇湖之實焉邠餽遺惠貧窘則有關西

之實焉煥黌宮慈賢祀則有泮水之實焉雅之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其箋曰當時人人君子長育如址潤澤如陵由今觀古不其然哉後三先生皆典州郡作民牧爲理官譽表六條功最萬里疆民獷俗反志遷情此其政與教通也假令列京朝臺寺施設又豈止此哉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人雖云亾德實難泯是故僑終興謠蹇謝輟相矧經師人表可使湮沒而無聞哉昭悵餘徽昭揭景行告於

縣大夫文軒連公公曰世彌積而功益崇身逾遠而思無斁吾於是觀其概矣盍旌諸石以愜儒林之永懷備觀風之博采系之銘曰惟三先生載道以鳴蒙來倚席夜雨分夏環橋觀者春風滿庭惟三先生載道以行進善匡國屬之文衡靖亂庇民施於專城測海齊深登嶽均宏去思借一士民同情軼而不舉神監孔明擿耀在石載揚休聲

劉先生名文詔江西安福人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五七

二百八十二

呂先生名尚古河南靈寶人

汪先生名元臣淞江錢塘人

此碑樹於戟門內

詹先生去思碑

餘姚孫繼有

刑部主事

先是癸未丙戌之交琴川有詹先生婁江有常先生其教大都循安定之軌而通之以時諸士子嚴事而則倣之禮讓彬彬亦無異胡公弟子時稱海濱兩先生云兩先生以成均行爲日久矣其教澤在人尚口口不能置近讀弇州續集

得常先生去思碑記余素習常先生其文酷肖其人弇州非諛詞也獨怪其集中無及詹先生者得無弇州謝筆之後未暇爲琴川識所思歟嘗竊疑之庠子夏余適寄迹梁溪青衿數十輩踵門而請曰某某琴川諸博士也昔有碩師曰詹先生者去琴川十年所矣諸士思無所寄乞先生一言志之余謝不敏諸士復申其請曰吳中非乏如椽之筆所以乞言於先生者以先生直聲在宇內美不虛惡不隱言言皆實錄先生

幸賜一言使知先生者以先生之言重詹先生知詹先生者且以詹先生之素信先生則諸士之私也且某輩非敢踵時俗之套思去者以媚來者詹先生去有可思故思之耳先生以弱冠領鄉薦循乙榜例授教琴川人或疑其盛年有驕色至則飲人以和其引進士類如不及其可思者一先生月課諸士率糊名次其甲乙其所識拔者若而人今半脫穎去矣餘以孫陽之顧聲價如昔而士各爭自淬勵期無負先生之教

琴川士遂雄吳中其可思者二故事一千訟牒
諸士率囚首待理有司挫之以威常有寃不獲
一吐先生察其寃者毅然白之公庭數年中諸
士無不白之在間有以健訟稱者繩以大義靡
不悔罪革心不敢干有司之罔其可思者三琴
川言公故里士知學道而晚近世稍漓矣先生
以禮教範俗薦紳重諸士諸士重縉紳齊民亦
無敢越分求逞長囂陵誶詈之習其可思者四
吳中業麟經者邑不數人又人自珍秘無廣其
當孰縣儒志 卷之八
五九
傳先生以箚門名家日集諸士子揚確大綱標
指奧義每至夜分不倦常出秘旨恣傳寫不恡
乃今家藏戶說幾與麻城安福埒矣此又先生
大有造於琴川者也其可思者五先生銳於友
古而虛於下士介於禔躬而厚於濟物他若卻
質儀贍貧士絕干靖勤考校諸可思者種種非
一事茲不具述姑述其大者如此有師如此去
卽忘之非夫也去思有無何足爲先生輕重顧
婁江之思寄之弇州之筆而琴川之思尚未有

所寄竊爲諸士恥之君子樂道人善先生獨無
意乎余聞其言益有感先生之賢也夫有司之
去思十常八九而廣文之去思百無一焉非廣
文之賢不及有司也一居要途一居冷局則人
情寒暄之別耳先生陟成均晉廷尉猶然冷局
而諸士之思久而彌篤若此其師模遺澤何遜
安定哉敬述諸士之語爲諸士識不忘若方之
弇州之記常君則媿無地矣先生諱仰聖字惟
學別號時賓楚之麻城人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卒

三百九

此碑樹於戟門右

許先生去思碑

豫章趙國琦

邑令

萬曆己亥之歲不佞國琦以廬江令上計故事
得轉繁邑遷令於虞虞仲雍子游二氏之里也
里素多賢俗龐茂樸敦衿佩之子習禮讓能文
章方鼓篋遜業卽推隆其師傅不佞未入彊忻
忻有師友仁賢之慶矣比至接諸生以次見瞻
瞻翼翼容止自規余益矚喜謂盍簪甫筮多得
魴美私計必有端人正士模範作帥鼓化不倦

不則諸生卽襲美揖讓流風絃歌冠裳文物寧
盛若此旣齋三日展謁

文廟登明倫就見師傅則南面而臨函丈之席
表躬而任作人之化者蓋宛陵之許公焉余退
而慰曰是人士之宗盟名教之主持也多士之
翕然彬彬有繇來矣余得與公主賓者歷歲又
得以計事偕公上春官益殷勤邸舍以是交公
甚懽而得公甚悉蓋公未脫駒齒僂徵龍文擅
奇童聖兒之譽溲雞撰碑驅雀著賦已英英玉

堂間人物矣長破萬卷如都百城采緝縑之微
言閱典墳之奧旨盥膏飮液摘翡翠脫犀寢驚仲
舒之龍夢吐楊雄之鳳摛詞撰著真足儷花闥
月撐霆而挾霜矣未幾舉孝廉羽儀南國鼓幟
昭代公憺不知炫韜精潛實讀書益攻數奇竟
不一第乃受博士博士秦官也漢儀重學通行
脩之人取博古達今之士道至隆重吏不稱君
公侯皆拜自衛宏桓榮之徒各以家法教授而
化始衰迨黃初中學多褊狹不能親教止於具

貞惟樂文載一人並授五業道乃愈替延於末
季倚席興譏朋徒怠散而學舍頽敝鞠爲園蔬
則虞傳之得公豈非徼靈二氏將復振其流風
歟余悉公之傳虞也士月有課歲有程攷德咨
行言宗六經誼先孝弟好植潔脩者則亟爲獎
引高文麗藻者則勤施齒牙沃良材以莖露披
庶品以春風協同心於墳篋豁躍鑊於鑪冶可
謂不汰稅滓自出菁華公憂身先不斃樂育無
窮揖太乙而黎熒受卯金之竹牒齋油素以染

翰摘鉛槧之麗文武庫經笥墨莊書窖固惟人
嘗珍味於鼎鬻啖芳滋於雞蹠矣又矧愛惡不
爭喜怒不著是非託古以見意賓寅耐久而善
交豈非所謂金煉寶摩春溫玉潤者哉至於飭
俎豆節禮樂廟庭無跛倚之祭核名實嚴賓飲
善良被袞榮之勸孤忠亮節必振其苗裔茁栖
莽伏間發其幽潛捐餼廩以葺宮剔姦源而返
晦風猷耿耿猶不可泯信昔人所稱方中之美
範人倫之勝業也他如却脩脯軫孤寒傳之保

之義兼恩悉公之嘉惠多士者難殫述已宜公
之立諸生於館下者五年尊親之者如一日去
廣文而玉堂者兩載思慕之者無已時則向之
騰芳薦剡播譽冠冕又孰不得公之實者哉悉
公者蓋不專不佞琦也顧謬托金蘭之藉重申
桃李之情則按其呈請臚列公之盛徵礪石勒
珉昭公於不忘不佞又何辭焉若曰公天祿石
渠之客也

天子方賜公以憑亮之重席不佞因有所諛詞
常熟縣儒學志卷之八
則二氏之靈其鑒我矣公名成器字道甫別號
鰲宇宛陵人

此碑樹於戟門左

潛白黃公去思碑

邑人顧雲程

太常卿

今著雍君灘歲潛白黃公由海虞教擢隆安邑
令公以隆安遠在西陲聞命卽行青囊故篋脩
然上道虞一時諸士攀轅阻塞馬首不前公亦
低回欲畱不忍歌驪駒以別公旣去而諸士思
益深請以道旁之片石旌公且誌不朽蓋公之

於虞士其所以漸涵培護者既與他廣文異而其教思德澤浸淫缺入於人心者亦與他廣文異虞自構癸卯之變士習稍譁而士氣亦稍弱當事者思擇一人董帥之而難其選時公方治三河之政三河邊圉下邑無煩奏刀兼以兵饉交迫公意欲內移當事者廉公器望亟以師道寄公公亦慨然請行曰海虞故文學地巫雍言偃之風想今猶在予一旦擁皋比踞其上鎔金揉木追復彬彬舊物固予願也奈何指爲畏途

至則進諸生而庭訓之敦以節操風以廉耻課以稅術暇則爲開席講論陳引經義隨人箴砭聞者莫不竦然每月朔望師南面弟子北面雁行一堂之上而揖遜之魚魚雅雅冠裳甚都諸士又莫不肅然自莊兢兢自檢曩日喧囂不共與踣救不振之習洗刷殆盡宮校間矩度一新皆公之造也歲丙午諸邑令俱上計吳中諸邑以繁劇甲天下凡所代攝廣文無與焉公獨以碩望推標遂有鹿城之役鹿城地哆賦殷尤號

難治公隨方撫馭洞中粲窾餘惟載其清淨與
民休息不三月鹿城之人無不嘖嘖誦慈君者
公雖署職一時而棠澤甚溥鹿城之人咸欲借
寇於公以迫於前令弗獲竟其施然足徵公一
班矣公歸而虞士益戴慕公公益樂育諸士春
風披拂人人醉心旱麓之章所咏豈第作人公
實有焉宜其教思德澤浸淫缺入於人心者永
永不忘也今公且考三載之蹟當事者思以內
遷擬公然以公素嫻吏才復擢爲隆安令非公

志也不佞循覽漢儒林傳見叔孫通胡常匡衡
翟方進歐陽歙戴聖鄭玄之徒所教授子弟滿
郡國間譽成而上逮有朝脫鱣堂暮侍台辰者
以公才望如許詎不堪與叔孫匡翟輩比肩並
登而僅以百里羈公非其職矣雖然長才異能
任所剔歷公局宇宏亮意識沉煉吏道旣優師
模更偉其在隆安也猶之海虞也異日以守平
第一特聞入侍天子左右安知不與叔孫匡翟
輩後先輝映榮施寓內寧是海虞學宮之片石

足誌不朽哉公諱家謀字智甫別號潛白閩之寧化人由選胄登甲午北畿賢書

此碑樹於戟門右

三友堂記

永豐陳倫 訓導

天下之物有玄理焉覽之可以怡暢至情感之可以聿脩懿行此堂成而植三友於庭之意也夫斯堂之鼎建邑侯順軒羅公經其謀二尹裕齋張公幹其事中丞虞山陳公翊其成蓋爲予齋居之頽且隘而廣其游息之所也工旣訖予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六

三百〇九

日坐起於斯思春操履無或妄謹視聽無或蕩效古人托物自規之意爰擇萬卉之中而得三友焉於松吾取其貞且勁也於竹吾取其貞且潔也於梅吾取其貞且芳也乃樹之爲庭實肅然成行翦然成林隱映差池秘邃幽閒從而撫焉玩焉期不媿於茲焉或者覩予之適其適而昧予寓意之遠也則曰先生栽佳卉於環堵構美景於中庭惟風之至則顥氣徹於洞戶矣惟月之來則清光凝於扁闥矣仰條榦之秀聳而

眸豁承蒼翠之密茂而神爽先生其抱瀟灑絕
塵之資而喜樂志者乎予謂之曰君子觀物匪
徒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也用以悟理用以養德
惟松之有心君子似之惟竹之有筠君子似之
惟梅之有實君子似之予景茲三者之居大端
凌霜雪貫四時也因取而封植之灌溉之凭吾
軒倚吾楹步吾庭日相與接遇而日求其似則
茲三者允吾三益也烏得而舍諸嗟乎萬品流
形三物擅其貞然非養不成使人剝之芟之子

未見其壽且孳豈得作清廟之材造鈞天之器
調鼎膺之味哉惟士亦然其稟清英涵貞懿嶷
然秀出可楨王國者亦必養之以至於成也今
立德作範鄉有虞山公焉振文敷化邑有順軒
公焉諸賢之作養也有資矣凡登斯堂者盍會
予樹物之故以樹德此又予與諸賢交脩之意
也時宗道陳子子韶陸子聆予言而欣然告曰
先生之意非文無以揚先生之文非石無以紀
請鑄諸石以昭訓可乎遂立石而記乎堂

此碑樹於禮門外訓導齋內

畱竹堂記

邑人鄧黻貢士

常熟職貢寓舍凡數區自令居以下惟邑博士之居爲最善其中有堂焉廣四楹崇可二仞疏爽完潔實前人所自作視他屋更善也正德六年閩怡山先生陳公來嗣教事寓而樂之曰凡仕於外者雖位有崇卑而各有常職苟欲事興作以具乎遊觀此於法不得爲而於力未能也顧堂之治於此吾冒成力而有之第稍營樹植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六

六

三百六

以備厥觀是亦可以適性情而了吾事矣乃使人入山中移竹數本面堂而植焉歲月旣久竹益長茂先生講授之暇輒來嘯咏其下其詩瀟散平夷姿韻秀發要有得於竹者嘗謂以吾之居此而安焉雖使爲此邦之人奚不可也蓋其安而能適有如此者居七年念將書滿且去一日据竹而嘆曰美哉竹乎吾將去此而安之然吾之救救於斯者雖幸少追乎不恪揆歲成力蓋寡焉無足道者吾媿無以遺之諸生其所遺

者竹而已堂吾不得而專竹吾可得而有於是
題其堂曰畱竹且以附見示永久云他日諸生
竊相與議以爲先生行脩言則教嚴而專學法
脩舉多士咸造向之情窳者思警顛蒙者得悟
蕩者思節挾經入室資應不窮如羣飲河各得
所欲而其謙抑靖厚之風不言而教有在乎條
程節目之外者是其遺我諸生者至矣今乃謂
無所畱而在乎竹是重諸生不敏之罪斯語其
然乎黻聞而嘆曰是何病先生之於其官也蓋

古君子之於仕惟自以爲有所不足而嘗見其
業之有餘世之言教者其任責與否不可得而
知而務聲聞矜力效以是擬有司之課者類然
也而其獎將使學者惑焉而教有弗尊今觀先
生之名堂是不以其官自名而歉然若有所不
及姑卽寓於物者以自居卽如諸君之所述其
宦業信有餘地矣雖爲遜夫安得而掩之後之
學者苟未悉乎先生其請觀乎名堂苟有見乎
名堂其可易乎先生召南之棠京兆之槐昔之

好德者有遺思焉則斯竹之麗乎堂也其在乎學亦可以趾美乎前聞矣吾願於竹相與謹之勿伐旣以顏於堂更嗣葺而存之其不可也於是衆皆以黻嘗出先生門又能言其美請於同教事禾川顏先生建寧林先生俾黻記於堂之壁黻謝不任弗獲乃次第其辭而書之以刻焉

此碑樹於教諭宅內

雙桂堂記

邑人周光宙

解元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七

三百〇四

雙桂堂者邑博熙齋白先生敷教之堂也堂以雙桂名者爲熙齋先生起也蓋邑庠有明倫堂其西廡之旁舊爲邑博之居前堂後寢歷歲滋久卑敝弗稱先生下車教化風行乃以嘉靖壬寅七月欣俸鳩工撤其舊而新之高潔明爽足爲聚徒講學之區堂之前謀樹叢桂以發登科之祥余仲姪曾辱與先生有道誼之雅文字之益乃移家園古桂二株植之於庭致敬祝於先生也昔人以舉雋秋闈爲蟾宮折桂拔士南宮

則曰禮闈擢桂雙桂之植意者有取於斯與惟先生以中州之產青年選貢循例司訓於吾庠性行剛方儀度端雅重禮教惇孝義素蘊經世之學日與諸生講解要義懇懇焉體認真切至選其尤者數十輩期月再試以稽其功辨辭察理以純其學而士多造就焉先生教益脩學益懋充養益至凡邑之士夫咸以高捷宏建遠期於先生茲固先生之所自信而自許者亦諸弟子相與祝望而無間然者乎於是姚子庠徐子

南國乃以植桂之意請命於先生遂扁其堂曰雙桂索書於光宙并徵言以爲記余感而嘆曰桂雖一木之微傳記特云月中有仙桂天香散清馥信貴重於羣植舊矣如晉郤詵謂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五代時竇氏禹鈞五男子競爽則有丹桂五枝芳之咏是桂之樹於學宮也固宜而况先生之居清虛雅靜所樹猶宜植以深根培以沃壤日暄雨潤以茁其芽蘖不越三載而有高枝挺生芳馨流著先生自寓之

意不旣愜矣乎顧其敷教亦然崇德以固其本
講學以達其枝會文以發其葩亦不越三載而
有俊髦夙出侈名於天下先生成物之化不旣
洽矣乎是雖預發其祥理所必至凡嗣厥後者
克念先生之遺植敬愛而保護之有加愈遠愈
芳作爲美傳則茲講堂植桂之意其稱名也小
其取義也大其流澤也遠詎可以細事視之耶
光宙因不敢以不佞辭爰敘其事以紀厥祥且
以告夫嗣守者

右記作於壬寅冬謀致堂壁間故久未礮石
越明年癸卯秋桂枝蕃沃賸芳先生之高第
瞿子景淳遂膺上選又明年甲辰春會試名

第一

廷試爲第一甲第二人前所謂不三載而高枝
挺生俊髦夙出信有徵矣迄今乙巳先生擢
充之泗水學諭例得應試東藩嗣當展厥素
養袞然聯捷以副大夫士屬望之意物之兆
祥端可期矣諸士於其行不忍爲別請勒記

於壁圖示不忘光宙爲重識此以見其本末云

此碑樹於訓導宅內

常熟縣梅李鎮耆民蘇濤義捐田宅記

邑人蔣以忠

按察副使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實惟我蘇郡刺史春臺蔡公布政之三年先是境內數有水旱民多流亾其賦至累役者代償公私虛乏而教化用是弗興公心惻焉爲下令屬邑俾建義倉勸民之富

常熟縣儒學志

卷之八

七三

三頁三

者入粟以備歲歉又建社學選民子弟之幼者羣游其中以肄小學大率遵倣先儒象山考亭兩先生故事而其所加惠吳民者至矣顧民敝俗澆率務爲厚積而寡施未有應命者久之吾邑之東鄉梅李鎮有居民蘇濤奉公教令造公而言曰濤小人也居公之田里舊矣頃者聞公行仁政社有倉里有學自以爲千載一時將使濤等俱蒙至治之澤幸甚然竊惡時之多貲者輒自隱不肯出一粟甚非閣下至意今小人有

產可輸而且無子請爲衆先之更籍其平生拮据所得者田五百畝有奇居室一區以獻惟公哀憐賜入之亟下所司度濤所居自寢室由徑外悉改爲義倉社學各選人主之而田則于五百畝之中每歲以一百五十畝之入輸官稅二百五十畝之入輸之倉以包補本區之荒糧輸之塾以供師徒之廩餼輸之縣學以資儒生之缺乏而是歲所餘租穀尚百石請輸之濟農倉以備賑給可不可乎于是公許之下其請于縣

縣又使着人陸雨者取執于其里之人而具牘報焉公乃始移獎檄章服其人而俾縣立石紀其事以詔于後嗟乎濤可謂義且智矣凡人自一金以上無故而捐之未有不難于色凡人有蓄產之微垂老而撫之未有不嬰于懷若濤者觀其所蓄積銖累寸量亦難矣卽身乏胤嗣身存之日尤可以優餘而坐享而彼之見不出此而出于義至斥其產若敝屣然其視民之耽耽逐逐奔走于利而不休及年老身獨深爲莫敖

氏之慮而盡捐其貲以佞佛飯僧求福田利益于冥冥之中者不亦天淵乎哉此吾所以爲義且智歟雖然此亦我春臺公講學之化之所及也使各鄉之民皆如濤列邑之民又各如濤象山考亭之政將成之如反掌雖僻壤窮陬皆得家禮樂而戶詩書矣而不可以大慰公之心乎是爲記

此碑向樹梅李鎮社學內今樹于

禮門右

學志後序

禮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
知困柱不佞所不足多矣久
困偕計維是海虞東南名邑
御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比

肩接武又得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如今楊公為
之司牧德星真氣光燭隣國
不佞色喜捧檄而至公治邑
且朞月聲稱藉甚進而侍公

非曰能之願學焉而不足如
故也無可為受教地何以教
人退而延見諸士諸士不鄙
夷教之而困如故也南三月
上公車太不見收踰歲復來

則公興學教士綢繆禮樂繁
得文章明行以宣翼之恭敬
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務慎
惇篤以固之士瞿然顧化斐
然成章而錄公後先學以為

志俾不佞志其末簡不佞學
與教兩無當傲公之賜拱手
蒙成又何所置詞昔者孟子
謂待文王而興為凡民惟豪
傑無待而興又以百世之下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即薄鄙
頑懦為之興起士必人人豪
傑不可若是其幾也然豈自
遜於凡民而賤丈夫之不如
曾子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

益而不自知也行其所聞則
廣大矣今日之士從公遊者
也是以有斯志他日之士聞
公者也亦有斯志在不佞因
不足是懼何時而已奉公之

教以為教奉公之學以為學
敬與諸士約凡公所為德成
人造小子可法今而傳後者
無第志諸方策其相與志諸
心以相長也易曰出入以度

外內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
母禮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
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
傳而不反也此物此志也諸
士勗哉書曰惟敷學半念終

始典於學此物此志也不佞
請事斯語矣

掌常熟縣儒學教諭事京山
李維柱本石甫謨